

宋槧太平御覽



153
403
42



13
403
42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職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漢書曰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刺史不常置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秩六百石
負十三人

又曰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
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
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
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
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
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
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



八幡
田中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諸田一人
所購以贈



太平御覽

卷二百五十四

又曰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東觀漢記曰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車

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彤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後漢書曰馬嚴上書云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採來財賂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王宏遷冀州刺史宏性刻不發私書不容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壽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弃官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懾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

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毅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
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糺
天子復何所取正乎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
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
下當以豫州爲法

又曰張旣字德容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君還本州
可謂衣繡畫行

又曰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遷徐州刺史加破虜將軍請
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晉書曰向雄太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又曰劉卞東平須昌人也後爲岳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
小吏者百餘人祖錢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
少之

又曰王機入廣州刺史郭訥握節而避機遂入城就訥求
節訥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
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

又曰石苞爲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
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晉陽秋云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
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糧
威跪拜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
爲汝糧耳

又曰晉武嘗問威曰卿清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
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陸機晉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刃於其上甚惡
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刃爲州而見益一明府其臨益

州乎濬果爲益州刺史三四而具益一傳其淵益
晉中興書曰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
伯未有如羨少者四五父嘗與人賦之謂羨人不賦以
梁書曰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
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
厯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揜挹之志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韋孝寬爲雍州刺
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毀每須修補孝寬臨
州乃勒部內當土堆之處植樹以代之旣免修復之勞旋
又得庇蔭太祖後見之恠而問焉人以狀對太祖嘉之豈
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
樹十里種二樹百里種五樹焉五六天賦謂
又曰梁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也初恪爲雍州

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
並有蓄積故樊鄧譚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
梁武聞而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加客及恪還梁武問之恪
甚慙慙五六不
後魏書曰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帝誠曰爲牧之道亦易
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
曰是難五六不
又曰高允爲懷州刺史允秋日巡境問民疾苦至郡縣見
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
乃表聞修葺之
又曰李崇爲并州刺史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
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鼓樓自
崇始也

又曰南安王禎出爲相州刺史高祖賤之於林都亭詔曰
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
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又曰汝陰王子修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高才爲高祖所知
除右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
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
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廡宇修義於是移治東城
又曰畢終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終敬以老還
鄉常呼其子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與出元賓
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又曰邢巒征梁漢諸郡之民相繼而至遂平漢中詔曰巒
至彼有以懷和附衆高下品第可依義陽都督之格也拜
巒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北齊書曰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琬嘗夢亮於山上
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
日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曰齊平鑿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鑿因喜飲醉擅免
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原
其罪賜牛羊酒令作樂

又曰慕容三藏爲鄆州刺史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
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
側使還以聞上大悅

後周書曰蘇亮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
車鼓吹先遷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
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

又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嘗因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

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又曰史寧爲涼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又曰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管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

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制曰逞雖未臨人已存優恤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置勳州以孝寬爲刺史爲其立勳於此因以名之

又曰賀拔岳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牧以鎮之衆咸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太祖爲夏州刺史

陳書曰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

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頤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四

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頤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職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隋書曰楊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勵拜楚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傚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失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

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梁彥光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
 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
 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茲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
 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
 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
 不潛竄合境大駭

唐書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
 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
 平清信忠勒勞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
 之

又曰李擇言開元中為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
 歷皆以嚴幹聞其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

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正理時人
 榮之

又曰表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
 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
 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
 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
 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曹王臯上書言理道拜為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
 刺史楊炎作相復以臯為衡州刺史初臯為御史覆訊懼
 貽太妃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兒如平常太妃不知也
 也及為潮州詭詞謂遷官至是復為衡州方具以事白太
 妃因泣下具言非疾不敢有聞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饒州刺史昭應

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藍屋令李曾爲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疋并綵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韓愈爲表州刺史愈至潮州獻上表上對宰臣曰昨日得韓愈表因思當時所論佛骨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之是時上深欲擢用愈候宰臣啓之耳皇甫鏘素嫉愈乃曰終是狂踈且與移一郡故有是命

又曰劉禹錫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修

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瑛大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瑛奉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師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瑛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瑛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瑛鎮廣南授瑛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張賈出守衢州辭日文宗謂賈曰聞卿大善長行賈知上不喜博遂自解說乃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上曰豈謂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面辭日上必殷勤戒飭曰無博嗜無飲酒

又曰渾鐵城之子開成初年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勳臣子弟豈可以委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嘗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

又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淮門下牒追刺史古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又曰李暉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暉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

又曰孔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劾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鞠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贖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又曰趙昌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有餘趨拜輕捷占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令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中一字與臣家諱音同雖文字有殊而聲韻難別請改授閑官者勅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嗣肱克脩之子也少有膽略時朱溫將賀德倫急攻菑縣朱溫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菑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賊之樵芻者相雜日旣晡入朱溫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弓矢星發虓闕馳突汴人不知

所爲營中大擾既暝歛騎而退是夜朱溫燒營而遁解滎
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
又曰莊宗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
源爲憲州刺史伶人剖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陳俊德源
皆爲樂官周匝所薦上許之典郡郭崇韜以爲不可遂寢
伶官言之者衆上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陳俊一郡今
經年未行卿雖以正言匡諫我每慙見二人卿當屈意行
之故有斯命

又曰前洋州節度副使程又徽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
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又徽莫州刺史充兩州營田使
五代史梁書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
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
制宜塞異端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

唐朝憲宗烏重裔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
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
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
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稟
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五代史曰晉少帝開運中沈斌爲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
驅牛羊過城下斌乃出州兵擊之爲契丹精騎剗門邀擊
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兵遂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
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
斌登城呼而報曰侍中父子謀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殘
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盡寧爲國
家死耳不効公所爲也翌日城陷斌自殺

三輔決錄曰韋康代父爲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
宇時人榮之

栢石秀別傳曰石秀爲賁陵太守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
治稱不煩在州郡弋釣山澤縱心游覽而已善馳射望之
若畫

栢氏家傳云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擇慙於
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黃泰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州牧爲刺史朱明之時則出
巡行封部立英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
法史者使也

異苑曰晉陵韋郎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人
長尺餘所帶組甲磨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郎兄藪
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郎歷清廣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揚州廨舍案行而言我正爲次道理此
耳何次道少爲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之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漢書曰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彼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
先期一日偃念負諸童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又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葫蒜悉付從事一無所
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爲荊州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
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
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
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爲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
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

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趾刺
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
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
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
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
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
州最
又曰郭伋爲并州牧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
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
事
又曰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

賊乃請太守爲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止其罪州境知章無
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
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
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
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人希見使
者人懷喜悅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齎錢百餘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爰牧荊州威行
郡國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

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
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自前刺史卒
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
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又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旣
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
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百里暠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
暠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霑東海金卿祝其兩縣僻在山
閒暠傳駟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干請暠曲路到二縣入
界卽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饋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傅墨用之夜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又曰第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

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稽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西域通流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相率來

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

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

書悉以還之

又曰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大和

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

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兗州刺史明帝卽位

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祖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准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魏略云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人志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綸布歲有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

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耶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冀州舊名尅俗略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弘為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

能推誠御下屬以公義每有徵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曹嘉之晉紀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裒女卽獻后也徵拜侍中遷尙書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採

晉桓伊字叔夏譙國人湛隱有武幹又善音律爲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宜併合小縣除諸郡逋米州治宜還豫章詔荅移州潯陽其餘皆聽伊隨宜拯撫甚得南土清和

宋書曰陸徵爲益州刺史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迴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又曰王琨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裂裳爲白帽哀哭送之

又曰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
 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又曰王神念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
 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
 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徹風俗遂
 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一子
 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
 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
 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
 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知之乃以兒還泰詰
 奉伯詐狀奉伯乃欺引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
 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

六平街覽 卷一百五十一
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
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又曰韋崇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
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
疋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
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
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泚長無常
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
閻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
至今猶名崔公橋
又曰任城王雲爲翼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

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伍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人
庶逃散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
守耳尚輒開倉救人飢弊況我皇家親近授委大藩豈可
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曇定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脩飭太學簡試
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臺使頗好侵取平畫履虎尾踐
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
又曰韋瑛爲東豫州刺史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
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揔教文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
武焉境內清肅
又曰韋琮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

軍賜驪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珎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去

又曰李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又曰陸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舊

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寇盜徵爲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又曰崔休爲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擿李伯微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又曰元孚拜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

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歡慰撫新
 還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
 之處禱而掘井鑿插栽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
 又曰魏蘭根為歧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
 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曰此縣界於強虜故
 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
 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
 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
 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
 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
 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

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
 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又曰齊平鑒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車道築城以
 防西軍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時新築城糧仗未集素乏水
 南門有大井隨汲即竭鑿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
 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浹為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
 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
 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
 之推獲盜者

又曰竇熾為原州刺史熾控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
 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
 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
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
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
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
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爲雲州刺史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
欲招異類報以緡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
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

三國典略曰賀祥爲荊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
陽王警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所司
太祖聞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狐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
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

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
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而
廟舊在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
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
寄旣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
展誠尋其靈奧嶽旣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
人攀藤援棘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
得還卽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
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
雨遠近沾浹高祖聞之璽書慰勞
又曰韋瑱字世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
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

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又曰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壘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為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卿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薄藉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還祠汴州惡其躬盛多有奸俠於是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又曰楊達字士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各平陳之

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絲五百段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究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繼頁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醜奉獻寶物百段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衛玄出爲資州刺史以鎭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鎭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又曰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資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彥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疑遠布政歧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百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嗜酒事親禮關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寤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

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又曰公孫景茂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
 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饘粥湯藥
 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
 又曰薛胄為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
 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
 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

又曰梁毗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
 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遞相陵
 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
 金遺毗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

聞而善之

又曰趙嬰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嬰常有疾百姓奔馳爭
 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嬰為銅斗
 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
 法

又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
 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然讀書門
 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
 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

又曰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
 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閤視百姓產業有
 循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

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

又曰梁彥光為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座廊下有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

又曰韋世康尉遲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又曰豆盧勣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多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

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
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誠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
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甸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
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羈勒有關
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
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
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
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
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
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
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
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埴廢大鼎
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
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
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
政河北號鐳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
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
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謏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

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鑑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
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
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
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又曰劉贇子玄之孫爲浙西都團練判官建中初楊炎作
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拮拾於叢林之間將
爲猛獸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
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
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遭李忠臣希烈熾殘
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棄率心爲政皆

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開田疇闢
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調謠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
水有鱷魚外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
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
日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
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
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
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刃與刺史爭爲長雄
刺史雖驚弱安肯爲鱷魚低手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
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

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盧鈞開成元年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船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稱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船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墳者鈞減俸錢爲營櫓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爲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不嚴而入化

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賊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觀察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船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毗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蠶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勸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糶穀人頗賴之

又曰牛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

綿歲僧孺至計茅苧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博以當苧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發葺蠹弊永除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主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權

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又曰令孤楚子緒以蔭授官歷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絢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絢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詔書以臣刺壽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汚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檀字衆美爲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又曰趙克裕河陽人也繼領毫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曰相里金自羽林都虞候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涖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皆有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鎧其史延韜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俸二千石贖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輩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餽藍縷繩屨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前
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
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尸到
與語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尸曰當有物往
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會稽典錄曰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爲荊州刺史遇孝章
皇帝巡狩幸魯陽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囚有亭長姦部
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劫民何得言和須吏夷吾呵
之日亭長朱憤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
讓長吏治亭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歎
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矣遷鉅鹿太守臨

發陸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
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

祖述別傳曰述爲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畜資產喪亂之
餘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斂者皆加
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
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幸
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
報恩歌且舞

陶氏家傳曰基字叔先爲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
女牙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敦以婚姻之道訓以父
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設庠序立學校合墳化之莫
不悅之

語林曰何公爲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

州常有糲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爲治中面見道
帳下空素求粢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
爭粒

酷刺史

續漢書曰侯覽爲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以大罪皆誅滅
之沒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上疏褒稱盛美曰前歲誅刺史二
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下所及

晉書曰郗隆爲揚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之
遠近咸怨

于寶晉記曰苟晞爲兖州刺史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姨
母向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
弟者兖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
忍民王富熾奪民呂勝脛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
呼召賓客說人閒細事戲謔無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
截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以斛律武都爲兖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
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
贈自此已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
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青州刺史行
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
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
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
氏遂貧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以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隋書曰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柳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發摘姦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賊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搗捶盈前而哭者弥甚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

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者賊屏息皆稱其能

唐書曰楊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論語子路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居中不踐
 迹不入室也此言爲政不能早
 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
 次子乙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
 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
 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
 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論語子路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言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漢書曰郡守秦官也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
 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至無所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
 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韋昭曰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在郡
 數年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猷承明之廬石渠外勞侍從之
 事懷故土出為郡開者闕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書謝曰
 臣事君猶子事父臣當伏誅願奉二年計最如淳曰舊法計躬自欲入奉之也最凡要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

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
 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
 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討掾吏皆
 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
 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驚駭丞守相推排陳列
 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
 煩吏遷勝光祿卿太守帝錄以龔勝為光祿卿
 東觀漢記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為漁
 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絕眾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
 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為雲中太守平下古縣
 又曰馮勤字偉伯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
 典郡趙魏間號為萬石諸馮至是世至二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其子萬為北地都尉同詔徵見宣
 帝曰父子剖符耶即詔滿為淮陽相萬為弘農守人畏其
 後漢書曰鄧暉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
 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暉
 甄異之以為首舉
 又曰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
 卿言是也
 又曰橋玄為上谷太守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
 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
 至趣嫁其母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

漢官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
 利除害檢察羣奸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
 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
 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
 彼州今卿復為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數有功
 拜廣陽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
 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
 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

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慮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
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
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
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

吳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孰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表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
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寶
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及以魴
爲鄱陽太守與胡綜等勦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
爲鬱林太守

晉書曰栢玄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
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
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
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

又曰鄭冲爲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不爲幹局之
譽而簞食縑袍不營貲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劉世智字子房貞素有兄寔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
讀書不輟音以儒行稱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

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服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膺王敦請爲右司馬膺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悞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膺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晉起居注太康八年詔曰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黃門散騎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尅金城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

沉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亦

好碁數蒙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劭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

於路取遺物劭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

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

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吏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望夙著今欲用卿爲

子鸞摠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又曰王劭則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

結賢反

六子行錄 卷之二十九 五
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
說平生不以屑也
南史曰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
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
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三國典略曰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
袍及綾裳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鏗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
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
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
廨忽夢前太守表豕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則居此中

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雜
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
澤遊及被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之

又曰范縝爲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廟唐漢
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
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
方學士咸相慕弟自遠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旣衆
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
者稱爲口實

又曰盧道將為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為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群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為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為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廳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暠守大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但興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葺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三輔決錄曰馬援誡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傳曰文帝亦親阮籍常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乘驢往之至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迎

太守許荆荆足中風使紹抑之紹視荆蹠音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黑子紹亦有之忻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黑子令其從學學八年遂爲九真零陵二郡太守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弟琰字稚珪瑤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徙爲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弟五伯魚從蜀郡入爲司空吾今掃第以待足下矣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曝露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杓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且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騰爲諸生於漢中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客轉長沙爲州郡吏後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也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尙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沒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聲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犍爲武陽人蓬轉流宕到此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投榻獻歔哽咽世說曰爰綵爲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醮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飲錢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尚書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貴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也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候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職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爲潁川太守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曰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養視鰥寡瞻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元首明哉其賜霸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今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斃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所謂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髀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

紹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况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姦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貢君東海太守左馮翊滿歲稱職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人

而安利之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

又曰趙喜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又曰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珪請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禦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自勉力正身

又曰馮立字聖通以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职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土下濕病痺天子聞

之徒太原太守更治五郡所居有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冠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徙爲東郡太守吏無追捕之苦人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爲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聽事因人卧傳舍開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皆自髡肉袒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辭訟自言者其志誠吏民不忍欺

又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議大夫遷南陽太守躬勸耕

農開通溝渠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吏民親愛之號曰邵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延之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懾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使車三公奉使之車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絕也如安車東觀漢記曰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

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爲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恕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輒曰此丞掾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君遊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謠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闔府門攀車叩馬啼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爲潁川太守辭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遷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四誠以定父母夫妻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上德化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犯

又曰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固保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政寬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爲鉅鹿太守霸性清約質朴爲政寬恕正色而

已不求備於人掾更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本爲山陽太守以禮訓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百姓懷之莫敢欺犯轉潁川太守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門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萬石秦氏

又曰沉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厯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

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冠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日使後代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
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
不知紀極詭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
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踰
歲去珠復還今歸只至交州金十代以
又曰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
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贖助
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
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奸貪訴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
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

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前代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
歎卽矜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
輒東西散去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
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自若耶山谷
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
吏併職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寓皆
還

又曰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人早廉范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奸匿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又曰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食九人下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猶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而自將祕行其資藏唯行布衾弊祗稠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稠短衣而已祗音丁奚反稠音丁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母俱歸又曰三府舉王棠治劇拜巴郡太守棠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曰樊淮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淮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

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淮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
 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曰年
 穀不登君禮記曰年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糲糲糲糲未者九
 粟得六斗米為糲也糲糲未者九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
 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水常饒足
 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
 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待須
 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
 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遷淮陰太守消息僞賦政不煩苛行

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
 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
 宰相
 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
 平旦時多虎均日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
 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
 令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
 又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遇民如
 子口不出詈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為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
 單版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懸官舍
 華嶠後漢書曰岑熙為東郡太守好聘禮隱逸顯之於朝
 與參政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六十
九
螿蟻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螿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如茲
張璠漢記曰宋登字叔揚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道不
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又曰陳球爲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益等反與桂楊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
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請遣家避難
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
重復言者斬乃悉郡內吏民老弱與共守城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
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時徵爲二千石者十
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詔遣贊謁者曰何以不
齊左右曰此父子也上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卽先詔曰

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誨
導東蕃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
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拾遺補

